

# 同加纳总统罗林斯夫妇的交往

□郭靖安

加纳总统罗林斯是在政治动荡、民族苦难深重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。在我出使加纳两年多与其交往中,确实感到他虽身受西方教育和影响,对中国了解也不甚多,但他如同非洲其他领导人一样,对中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我们之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友谊,对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

## 从民族主义军人到民选总统

罗林斯于1947年9月22日出生在加纳首都阿克拉。其父亲是苏格兰人,母亲为加纳埃维族人。他毕业于阿奇莫塔中学,1967年9月和1968年3月又先后到加纳军事学院和塔科拉迪空军飞行训练学校受训。他于1966年被任命为空军少尉,1967年升任中尉,1968年晋升上尉,此后一直保持这个军衔。

罗林斯成长在加纳政治和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。从1957年独立到1979年的22年间,加纳经历了五次政权更迭,12次军人政变,三度夺得国家政权。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动荡,使加纳这个以“黄金海岸”而闻名的非洲较富裕的国家经济每况愈下,人民生活极度困苦,而贪官污吏则敛财自肥。加纳独立之后培养起一批年轻军官,土生土长,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,不满社会现实,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;他们也敢作敢为,富有牺牲精神,从而成为国家政治活跃的新因素。罗林斯就是这些民族主义军人的典型代表。他三次发动政变,一次主动交权。1982年1月中旬,罗林斯组成包括一些反对党领导人及部分军人、学生和工会负责人组成的“全国临时保卫委员会”,自任主席(即国家元首)。1992年11月,加纳举行“多党民主”选举,罗林斯以压倒多数选票当选总统,使他

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为一个传奇式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。

## 关键时刻见真情

我是1991年9月中旬抵加纳上任的。因为距我国庆招待会仅有约两周时间,加纳外交部在我抵达后一周内就安排了递交国书,仪式极为隆重。按加纳政府礼宾规定是向大法官递交国书,故未见到罗林斯。过了一段时间,罗林斯单独约见了,地点是在一座城堡(即总统府)里一间极普通的办公室。当礼宾官把我引进屋时,罗林斯和城堡里的外交部官员都已入座。罗林斯笑着站起来同我握手并把加方官员一一介绍给我。罗用英文讲起话来,遣辞造句都很讲究,并具有哲理和逻辑性。他同我并排坐在一起,让加方官员首先分别介绍加纳政府的内外政策。然后,罗不讲客套,直言希望大使阁下通过有效的工作,使中国政府和人民更好地了解加纳,也使加纳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。他感谢中国政府对加纳一贯而有效的援助。我强调援助是相互的,我将不遗余力地为中加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工作。对于这次会见,我的印象是,他富有军人气度,精明强干,也是一个有民主作风的人,不搞一言堂。

第一次会见后不久,中国援助的加纳国家剧场主体工程已接近完成,很快转入内装修。一日,我们突然接到工程领导小组的电话,说罗林斯要来视察工地。我连忙赶去,不一会罗林斯来到。他轻车简出,坐一辆吉普车,只有几个人陪同。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向他简单地介绍了工程进展情况后,我们陪他参观。他兴致很高,到处观看,于是工地沸腾起来。施工的工人多是黑人青年,他们看到罗林斯激动异常,高喊着罗林斯的爱称(杰里·约翰)的英文缩写“J!J!”。罗林斯也频频向他们招手,并不时停下来同他们打趣开玩笑。

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,西方掀起的“多党民主”浪潮剧烈地冲击着非洲大陆,许多国家被迫举行“多党民主”选举。1992年,加纳也正式宣布举行大选的决定和步骤。选举法公布后,顷刻间出现了七八个政党,并随之展开竞选活动。然而,罗林斯对是否参选却迟迟不表态,这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一天,总统府通知我,罗林斯夫人在家里约见我。我按时赶到罗林斯家里。那是一个不大的白墙环绕的小院,院内草木葱郁,只有一幢两层的小楼。我被引进一楼的会客室,仆人送上茶后,夫人开门见山地对我说,罗林斯已决定参加竞选,为此要赶制一批印有罗林斯头像的T恤衫和其他群众活动的纺织品。她说,有人建议请香港的公司赶制,但他们还是相信中国朋友,不知能否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赶制出来。我感谢罗林斯夫妇对中国的信任,答允全力以赴。我们的纺织品公司不负所望,按时保质保量地交了货。竞选期间,罗林斯的支持者都穿上了印有罗林斯头像的T恤衫,气势夺人。经过几个月的如火如荼的竞选活动,罗林斯这个深受贫民、尤其是青年人拥护的传奇式领导人,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为总统。选举结果公布后,在总统府的庭院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招待会。在招待会上,罗林斯发现了我们夫妇,赶忙走过来同我们热烈握手,我们向他表示祝贺。他一边答谢,一边微笑,笑得是那么开心。似乎是有意的巧妙安排,紧接着就是庆祝罗林斯于1981年夺取胜利的“12月31日革命”纪念日。前一天晚上,在独立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群众欢庆晚会,伴随着文艺演出,不时腾空升起中国提供的焰火。焰火绚丽多彩,异常壮观。会议主持人一再表示,“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们的这些艳丽非凡的焰火”。这时,全场和看台上外交使团的人热烈地向我鼓掌。次日晚上,首都正式定点施放焰火,市民倾城出动,观看这在加纳历史上罕见的壮观景象。随着焰火在天空绽开,人们一片欢呼,有的高喊“中国!中国!”

### 不断加深的中国情结

几个月后,国家剧场竣工,中加双方合力举行了

隆重的交接仪式。中国派出部级代表团出席,文化部派出青海省杂技团同加纳艺术家们同台演出,还在剧场内举行了广东省商品展销会,在加纳又掀起了一股“中国热”。

举行交接仪式那天下午,近千名来宾聚集在剧场门前的广场。会场内彩旗招展,欢声笑语;会场外自发赶来的首都市民人山人海。国家剧场外形酷似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轮,面向大海,船头两侧喷泉高射,水柱飞扬,犹如航船破浪高速行进。在仪式上,中加双方代表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,共赞两国友谊。罗林斯总统亲自剪彩,并带领官员们兴致勃勃地参观各种设施,连声称赞工程的设计和质量。之后,罗林斯和政府官员、外交使节等观看中加两国艺术家演出。演出结束,罗林斯上台同演员一一握手,热烈祝贺演出成功。这是中加关系史上一个重大事件。正如加方所说,国家剧场的建成是中加友好关系发展的又一“里程碑”。

西非是台湾当局开展“实质外交”的重点地区之一,加纳也是他们蓄意夺取的对象。台湾当局不时以经贸团组名义派人到加纳活动,并收买拉拢加方高级官员,邀请加方组团访台,妄图发展政治关系。有一次,我们得知一个包括部级官员在内的加纳代表团即将访台。我奉国内指示亲自出面交涉,打掉了这个活动。在总统府的一次会议上,罗林斯严肃指出,今后任何人擅自同台湾来往,要追究责任。从此以后,较大的涉台事件基本没有发生。

过去,罗林斯夫妇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妇女运动领导者曾先后访华,对中国情有独钟。他们信任中国人,住宅的修缮找中国公司,有了病痛找一位旅居加纳的中医,过生日就到中国餐馆订中国菜。据了解,罗林斯夫妇同外交使团很少单独交往,但中国大使除外。有一次,我和夫人邀请总统夫妇到使馆来吃中国饭,他们欣然接受。那天晚上,罗林斯自己驾车偕夫人和两名保镖按时来到我的官邸。我们为他们准备了六菜一汤,完全是一种家庭式的晚宴。总统夫妇吃得十分开心,像在老朋友家做客一样,又说又笑,无拘无束。席间,总统夫妇还回忆起他们过去访华时的情景,怀念之情溢于言表。

1993年8月,我奉调回国与罗林斯告别时,他深情地说:“你走得太匆忙了,我不能款待你和夫人实在遗憾,希望我们今后能有机会再见面。”他感谢中国政府总是给加纳派来富有开拓精神的得力大使。1998年,罗林斯夫人率妇女代表团访华,在加驻华大使为该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,我们同罗林斯夫人又见面了。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,有说不完的话,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我们非常怀念你们”。▲

(作者曾任驻加纳大使)